魏叔子日錄

日錄序

古人致道以及人厥事惟三立言視功德爲虛位然最足經久獨六經孔孟諸書能者取制科拙者守章句又或綺麗以爲工放誕以爲才求其芀言而表行

者寡矣古人立言之義蓋無取
焉言雖工余每廢書而歎也康
熙壬子秋于西城里見寧都魏
叔子先生其人粹然圭璧也讀
其文瑩然氷雪也交甚合出其
日錄三卷示余余受而卒業以

淺言出妙義以至理入人情別是非示從違昭昭然白黑之在目其引人于理義如飲江河隨量而滿如行藥市隨病而療有功於世道人心戛有在諸儒先語錄之外者卽以輔翼六經孔

孟諸書何娩焉余喜而抄錄弗
敢私以獨善乃付剞氏公諸天
下後世仍歸其板附先生之集
云吳門同學弟默齋唐景宋題

目錄序

聖賢之道德豪傑之事功其源流或有不同要未有外於人情事勢者蓋闇於人情則眞僞亂昧於事勢則成敗失是道德爲虚名而功業不可就也曰彼聖賢彼豪傑天下亦何賴有是人哉然人情事勢欲求其通之也甚難心不細則粗疎而不入心不平則作好作惡偏激而失其分閱歷不久則得一失一恆疑似而不眞吾友魏叔子從事於斯久矣其忠厚惻怛出於天性而加之以學問與父兄師友講求於治亂

之際者數十年於是即其所得者日錄三篇𢑱集可
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實有所裨益雖不
敢日道德功業盡在於是固亦聖賢豪傑之荃蹄也
矣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無好盡之過而以
啟蒙訂頑誠有前賢所未逮者寻酷好之日置几案
饑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有痛癢則以代撫
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叔子之文爲海內所推
奉其論策鑿鑿識者以爲實長沙李忠定流亞此皆
叔子江海之水波瀾洄洞魚龍變化而日錄乃其混

淣之泉源也嗚呼不讀是書亦孰知其本也哉南豐

友兄程山謝文洊序

日錄引

余幼承父兄之敎有日長而師友誨之有日早涉世事讀古人嘉言懿行有日見之聞之亹亹然有得於心則言之已而錄之是曰日錄或以自志警或詔諸門人子弟不諱其不文取易通也意所偶至或文言之體雜不相附一曰裏言二曰雜說三曰史論

魏叔子目錄

魏叔子日錄卷之一

日錄一編

寧都魏禧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邦若較

裏言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丘邦士曰事後局外極好論人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畫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

丘邦士曰須如此立意做耳若論應事又或有其人不妨處我亦姑如此又不致形出其人之短又其至者更能推幾多施濟仁慈之事於此人與他慳吝殘忍等相準過不至大受禍耳

彭躬菴曰矯枉處正是中如此看中字方遜方有用然此等事惟內本至誠外無形跡乃能人己無弊否則操以暴吾以仁毋單之愛人乃王之教鮮不入英雄作用中去矣

人子事父母當其喜有歡欣無偷肆當其怒有恐懼無憤憾此當內正其心志而并外慎乎形色也

論小人者必論其心小人肅多善事其心未有無所爲而爲者若徒論外事人品眞僞學術邪正幾不可辨矣論君子者又不當徒論其心心雖純正而行事偶失亦即是過故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蓋輕信者自信其信，多疑者亦自信其疑，故其不用疑時，遂爾輕信無他。然輕信者能爲君子所托，亦易爲小人所欺；而多疑者每過用疑於君子，忽輕用信於小人矣。

丘邦士曰：過疑君子，不肯以君子待人也；輕信小人，君子不求合於能疑之人，小人知其能疑而有以用之也。

弟和公曰：多疑之人苛慝而易欺，故輕信也。其性信虛不信實。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不得已而用，專意利人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專意利已而用，謂之奸雄。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諂即矯耳

丘邦士曰是極公極確極細心語然又恐從定力中生出病痛

人極重一恥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敎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敎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

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彭躬菴曰恬然可安肆然不畏畫出一个無恥人樣子即此便是大惡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人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伯子曰凡有可恨之實人復難加以可恨之名則其根必深蓄既恨其可恨者而其恨我而不能加之意則尤憤結而不可名言也故嘲入莊語尤爲不可

人交遊當求十分至友若不至十分到極要緊處便用不著又如其人舉動狂悖極力挽回不得只得棄

去若已至十分眞如天性骨肉則不至目瞑氣絕心中畢竟曲思挽回希倖萬一可救然十分關切却從十分相信來若有一分未信積嫌開隙便會到十分相疑故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眞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畧

丘而康曰此叔子於人已極得力處

擇師取友方能遷善改過然無師友可倚時將如之何故凡交友必要交倚恃得者凡做人必要做能爲人倚恃及終身可不倚恃人者

李子曰此亦推到極處見人不可不自立耳若終身不倚侍人千古無此事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已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氷消乃知自反二字眞是省事養氣訣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聖人動輒稱禍福不單是勸戒後人如此要見得聖人畏天畏民一段兢兢業業精神又見得聖人呼吸動靜與天爲通一段微妙與計功謀利及慕而爲善懲而不爲惡者自判霄壤

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與有過焉凡小人之心初亦樂附君子君子棄之已甚彼進既不得附君子退必力結小人此招彼附勢不可解向自附君子尚知畏敬及見棄時視君子便如異物稍稍責備決裂放肆成一狠敵故處小人不可輕絕我之言語時或聽信否則此人自在小人中生活終身不得聞一好言見一好事矣

丘邦士曰須看是何等小人亦有當絕之者

謝約齋曰并要看自己身分

祝正叔曰不止於全君子而兼欲救小人論旨最厚最大然得則為陳太丘失則為康對山矣

彭躬菴曰必絕分甫韓歐司馬光不枝博李范忠宣之失總是義理情勢未十分辨透耳如程明道王文成之處小人橫逆便自無弊

彭躬菴曰人胸中嘗要存不愧吾友四字若說恐其知而見責便落二義余最喜誦斯語吾師楊一水先生過於信人予嘗語門人曰生平被先生信怕了所謂受絹媿於受杖

謂門人曰少年人最要忍得口頭鋒住與人相譏罵時尤要著意葢人情原喜相勝回他言語定思駕過此人人却難當此便與攻發人之陰私一般故凡罵

語諱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丘而康曰道其人實事便同攻發陰私若思駕過恐至揑造毀謗巧言如實矣豈惟自失忠厚且自陷於大惡而不顧所謂始乎陽卒乎陰也

余生平未嘗遭險受横逆十七歲時曾於席上以詆傳道人陰事不知此人即在對坐當下驚慙欲死而此人並不相仇且成文章知已終身遂爲此友所容余告止山曰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愛我然此人終不相仇轉會心粗手滑恐又是棄我

之意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願諸君時賜提醒也

謂門人曰人如何謂之立志且莫說學某聖某賢凡人必有所爲必有所不爲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斷做得的是我必要做的何等不好事是我不會做的是我斷不肯做的

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雖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并

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卑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益心志并當謙退於詞色之間

人孰無過只要所過是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背地方說得的蓋當面可罵過雖大畢竟屬光明那邊背地方說過雖小畢竟屬暧昧那邊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

是燒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李子曰此是善全疾惡人一段
苦心妙用勿僅作厚道看過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
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
不可不謹於早也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揣
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
料知者并不能料愚余嘗笑三國演義孔明於空城
中焚香埽地司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賊直入

城門捉將孔明去矣

做大事人要三脩具備曰識曰力曰才無識不足料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勞或曰子億而多中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晝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聞四方之故是也辟如剪花花樣多剪得快辟如醫藥藥方多醫

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作更端之慮在已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者不狥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洞然於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非有未盡非有竟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法可守并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之功十。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巳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巳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乎天道亦忌之矣

謂門人曰人極難知一人之身卽有不同舉一二事

有似極忠厚舉一二事又似極權譎此當何以辨之總要先識得此人是君子是小人乃可進論其曲折也

丘邦士曰世無執一盡概其餘之事辨君子小人一語特近之耳然英雄相遇雖小事足概生平此極有至理却無理可說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人大節無虧小失不足復論而欺世盜名之人每於輕易忽畧處露出全付心術合而察之人無遁情矣

唐邢若日為善有以有心貴者矯揉而行是也有以無心貴者善不近名是也然露出處便是小人

一時天則亦是天下人大福利也

伯子曰此便是覗以觀由察安下手處

朋友中有性多猜忌者此非可以辨說解也在積誠以感之有性多堅僻者此非可以諫諍入也在脩身以示之故朋友有隱過非我所敢言也或借事以自責或援事以責人或取他人之過類是者而反覆疵議之或取他人之善反是者而再三稱說之陰移人於性情之間而人不以為吾是此責善之上術也

季子曰須看左鑽右研委曲耐煩處是用心極厚說到不以為吾是幾於善也不伐矣推斯道也為格心之大臣可也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已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已之過

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做吃虧就是天地愛我益我原薄福又丁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伯子曰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積勤謹可以當智謀能常憂者無恆亡能守約者無真貧能守挫者無終敗

石公曰處大順之中日見樂不見不樂吾惕然處衆人之中見已長惟見人之短吾惕然

人過親友患難即不能爲力要當於已身畧一虧損我若完全安坐不但過心不去天道人情必竟有不平處凡直世亂國變兵荒疾疫之時隨人隨事皆空如此不特在親友間也

人有一種改不得過遷不得善進言者便不可執責（弟云此等事竟有其人矣）善當理強說如居喪當哀有不哀者本當責備不知此人性情原自不及不能以吾言而哀吾言之而彼不能哀則其人無以自容矣故爲友者須於乎時察其不及處就以義理漸其性情使之自化而後可也（或親者不可不知）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打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伯子曰待至誠之人當至誠待譎詐之人尤當至誠蓋譎詐之人病在不誠我以至誠待之正是彼之對藥漸積漸久其病必瘳若我以爲其人未可誠動偶參一分譎詐彼原以詐逆人者見我一分必復加加倍我見彼加而我益加彼見我加而彼又加彼此相加無窮巳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并且有以陷我於詐也夫如是而日彼人非我族類以我感之猶有不通豈不謬哉

語曰濟人須濟急言事半而功倍也然又須於我閒時用之每見富貴人偃然驕客及身當困急始降禮

輕財以要結人人亦偃然受之雖百分不及閒時一分矣

謝約齋曰施濟如有要結心便在閒時亦非聖賢之仁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立邦士曰中間一句君子尤當耐

觀人於患難局中者不可不閒局外者不可不忙局中之閒所以觀學問局外之忙所以觀性情

人天資各有一種好處但天資好處是天所與如子

孫席祖父富貴不是自己力量所能畢竟要從學問中力行來方算得手

語曰樂道人之善樂道中亦有過處不可不察今有人一事可嘉譽之過當中人之資承當不起必至心滿意驕逐步墮落昔有士人既貴語人曰如我想可不至敗節其人曰公固賢者但恐被人敬癲耳敬人而使癲可謂不善用其敬矣

曾止山曰俗情敬癲著實可味

或謂子於言語之道庶幾乎曰詞氣不和乎此大患

也常細求和平工夫却不在詞氣上須要心中不急不憤不自是不好上

丘而康曰具此四不則有三可曰可以進言可以聽言可使與賓客言

人有肯受善者畢竟要到曲直分明屈於直而後服非真虛也每見一术夫子聽言雖童子賤役一開口時便敬而聽之虛而能敬此聖賢之用心也

丘邦士曰亦有先敬而未虛者又不可不知然畢竟尚不是敬敬則無不虛須敬而未虛者斟取

杜讒消釁之道無過精察今有謗人者曰某人罵汝其人曰彼罵我不與也此人并精察俱不用可謂甚

度長者矣不知此等學問稍不及大聖賢廓然大公胸中畢竟未能全化讒言來時一次不怒五六次便怒五六次不怒十次便怒矣嘗有忍至九次其後一次不忍從前憤怒一齊發出決裂狠斷十倍常人者若能每事精察真假如果真也則當曰逆來順受何所不容或自反曰我自處原有不是如其假也則既見此人之讒使小人不能復行其詐又可辨彼人之誣不至枉人於冥冥之中斷無有積疑成釁一發莫禦者矣

立那士曰聞謗時第一當用不信的心總見得非我親見親聞我無從信處則此中疑根已斷了若到有縱駡我三字在心便當用彼順受自反二法此蓋處人我治性情省事養心之法若移下一等人說恐有積疑成疊之患則精察中亦反有弄假成真之時矣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人不服善有兩種如彼言是此未大非再三爭辨謂之識見不及工夫全在造識如是非較然可見再三爭辨是不思也若能降心細思則自明矣又曰兩相爭執各不肯服惟當退而深思就正有道或僉謀博

詢之則是者自出不可持一往之氣騁一特之辨以爭勝負於立談費時日耗神氣甚而傷雅道也

施恩之人有始而鮮終受恩之人忘恩而記怨二者皆常情也君子不可不戒

或謂賢士忘人勢比賢主忘勢更難曰不然我輩做秀才行止坐臥便覺不是白丁羅一峰所謂學問十年尚淘洗狀元二字不去也若真能忘勢人定能忘人之勢大抵忘勢工夫全在好善賢王只見天地間有善可好此外別無可好處故不覺把勢忘了忘人

勢工夫全在樂道賢士只見天地間有道可樂此外別無可樂處故不覺把人勢亦忘了我輩不能忘人勢自是不能樂道他日富貴必不能忘勢矣

朋友不能規過或所見未及或性情不懇篤或無犯顏敢諫之氣然三者首在性情性情肫切則識自無所不入力自無所不出夫朋友有過吾苟聞之如負芒刺於背如人罵已姓名夜有所得則汲汲然不能待諸旦也

天地生機聖賢道理二者極是兩間不滯之物刻刻

流行亦處處圓通知生機之不滯可以求仁矣仁者無不愛也知道理之不滯可以學智矣智者無不知也

當事來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个透利害最難逆料且辨一个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非之柄在巳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畫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否則不成畏利害小

人便成執是非迂儒又曰君子持節如女子守身一失便不可贖出處依附之間㣲當至慎

和公言依附二字更不可缺

人不可不讀史未讀時覺自已儘高七尺之軀昂然獨上及見前代人物忽不覺矮矬極了大地雖寬竟無站足之地

君子使人可愛寧使人可敬愛必有其狎之敬必有其疑之狎生厭厭生賤疑生忌忌生惡與其厭而賤也寧忌而惡夫愛而不敬者愛終衰因敬生愛愛不窮矣是故小人無敬小人而人敬之必外附君子之

重。

李咸齋曰此亦矯枉之言少年輩宜日誦成德人又自不同

人有薄其父母兄弟而厚他人者莫不曰此喪心狂惑人也然此等亦是人情之蔽盖父母兄弟我雖極情不過尋常道理父母兄弟不見可感旁人不見可誇若厚在他人則受者感動詞色而人且以美名歸之是以薄所厚而厚所薄也澄源察本雖賢者亦不免矣

聞之先輩曰作功德事不要只說損已須要看人實

受益否不然勞費千萬究竟虛設予謂此種不是妍名便是嬾惰究言之只是不關切今人謀身家計子孫者豈有此

予少時嚴於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叢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除殘去暴在得志乘權人便當任爲已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　賤役輩極須得體卹意不妨過周詞色不可過降恩意不周則彼有畔心詞色過降彼

將陰窺吾怯伏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吃虧無故習勞苦無故澹嗜欲皆是求福弭災之道

或問子於財吝乎曰不吝於害義之事而吝於不害義事或無吝事而有吝心無吝心而有吝情此孔子所嘆爲鄙夫也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紓其

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辟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彭躬菴曰趙廣漢李允則周文襄俱用此法第三段尤不可及

謝約齋曰若居人上亦須以明爲主倘一不察則下人遂有市重之意或遂爲其所用其弊亦在於此

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卽是自已做學問處今知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可疎畧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

中原不可疎做若能體認涉世便是學問則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而我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覺煩勞矣。

謝約齋曰君子以爲學爲主要在治心而涉世亦在其中倘以涉世爲主則便做成鄉愿分別只在此處

或問子如何便是能裕曰若人將生平著述當面焚却胸中無一毫懊恨顧惜便是眞裕

謝約齋曰須知子淵無一著述而爲百世師黃叔度無一著述而人以顏子擬之則亦不必懊恨顧惜矣

甘𨗈齋曰此巳最難克然不克到此終欠力量

拙君子定帶幾分巧巧小人定露幾分拙君子之心一一則專專則精神周到故雖拙而巧小人之心雜雜則分分則精神疎漏故雖巧而拙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葢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

不公曰勝我者不敢侮加我者不必侮不及我者不忍侮何所容其侮抵自侮耳

楊一水師嘗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兩且字最妙有道而貧或其人拙於貨殖若泯泯無聞一命不及是德業不脩也故貧尚不足恥而貧且賤焉恥也無道而富或其人坐席先業若不識進退希營美官是廉節不彰也故富尚不足恥而富且貴焉恥也此理本確數年來親見一番愈覺有味

處世當務詳慎不可盡與燥脾凡飲食舉動言語筆墨一盡與便放肆一燥脾便刻薄其始無害人之心

而其事必至於害人初若不至殺身終至殺身而有餘也。

或問顏子早夭是脩德不必蒙福曰禍福壽夭有一定命數爲惡得福斷非因其爲惡天故將此福與之若肯爲善依舊享福豈不落得做了君子爲善得禍斷非因其爲善天故將此禍與之設或造惡依舊蒙禍豈不枉費做了小人子謂顏淵之天果因脩德雖不爲善可也子謂顏淵之天不因脩德則畢竟脩德更安穩耳

季子曰脩德造惡禍福自在然君子蒙禍淡人悲悼小人蒙福重人怪憤而其卒亦鮮有不及禍者黃鳥之歌朱方之嘆是已以此較量自有虧贏

應嗣寅曰世間少了多少惡人便不提起今人提起便以顏子爲口實可見世間只仁者壽是常事耳

人情好諛賢者不免蓋常人要人順我逆理不顧賢者雖無此却人稱其好時便欣欣有喜色此便是好諛之根胸中自說不是好諛喜其人志同道合不知此時已入於諛中而不覺矣不常時省察便會到忠言逆耳之時

莊窪人謂子曰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動辭色何淺也

乃知學問偏隘處婦人女子早已覷破矣因思人情於他人前便有矜持有粉飾雖父母兄弟在所不免若妻子婢僕我無忌憚之意而情最狎時最習便有許多不檢點處人能於此隨事受規亦能補朋友所不及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易便說近情二字

謝約齋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矯情以干譽便是爲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鄉愿

爲求人知總是惡多善少且不要說到好名上去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或謂患難不難於安樂乎曰患難亦生不易其操有意氣者偶能之有志節者優爲之若處安樂易生怠惰怠惰之久則嗜欲長驕恣出矣每見豪傑不屈於威武不移於貧賤而不能不淫於富貴固知安樂非聖賢不能居

丘邦士曰以常情言自是危難於安故孔子曰貧無怨難富無驕易以有激而言則安難於危故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天資言則各有所近故有臨難不屈而處富則淫亦有居寵淸苦而遇

難苟免者其他財利女色榮爵功名忍於此不忍於彼可輕生不可去欲者抑又多矣

虛心有二高以自居執己之是兼收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取人所重在己惟恐失人者也卑以自牧舍己之是樂與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從人所重在人惟恐失己者也此便有王霸純雜之分矣

不虛心有二志大而識卑者其心高高則不虛見於上恐忽於下也志密而行切者其心實實則不虛明於近恐蔽於遠也

或問欲自考虛心與否何如曰人有規我屈己聽之

未足言虛其人將規我時畢竟要思進言之方便當自反非自視太高使人生疑則鋒銛太露使人生畏若眞正虛心人凡人胸有欲言無所揀擇一味向前直說然此非有從諫弗咈之學未易語也

學人病痛有與質性近似者今如柔美德也性儒者近柔吾欲克去儒處却疑損了柔德或覓認儒爲柔照察不精便無從下手處

論事斷理須從相同處分得開相異處通得合

毋謂已今日已爲君子毋寬已他日條爲君子則已

必可爲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爲君子。毋責人今日即當爲君子。則人必可爲君子矣。

丘而康曰謂巳巳爲是僞徐爲是欺謂人不能爲是誣卽當爲是刻僞與欺爲不忠誣與刻爲不恕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嬌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聽人談論於吾所謂是者不可遽爾贊嘆所謂非者不可遽爾辨駁須要仔細體認一番匕而康曰此博學審問之後所以須慎思而後明辨也叔子從擯屏中指出此兩不可遽爾工夫最切要

禧生平病在姑息因姑息生遷就因遷就生苟且然姑息中有近是道理所以根淺難拔在已處説學問中有漸次意在脚踏實地却便成一个今汝畫在人處說敎人有方意在循循善誘却怕成一个敎之姑徐徐云爾二者相較處人之道未必盡非却同一个

病根流出來

忠告善道是至誠曲成處試思我為何諫友是本心不能自已望他眞實改過若念及實要其人聽受必竟胸中有一番周回詳審不肯徑情直遂徒快我所欲言葢忠告善道雖是兩層却不能善道畢竟算忠告不得此中便夾雜了自已性情習氣偏僻處在內然所謂善道者又非一味委婉法語巽語直諫諷諫各當其機而已

丘邪子曰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於此亦見其實用處

謝約齋曰受友諫者當鑒其忠告原其不善道

人伐施有三等最下者矜喜之心形於詞色其次者詞色間極謙虛胸中却終有物予在其上者不伐不施已自做得却便覺我那不伐不施的好處即此便是伐施。。。

聽人說事理即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攙口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已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凡人偏有所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二者皆能召諛益諛人之術只是投其所好善諛者我好忠義彼

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樸彼便投以簡樸甚至我好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投我以直諒件件與詖字相反却件件與詖字神妙比嗜欲之好更易惑人人於詖根上不十分去得乾淨鮮不為所乘者

謝約齋曰人肯以直諒加我則我實受其益何以為詖蓋以其有市心耳但市心在彼則不可在我則感佩之不妨也

予向喜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番委曲久之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詐僞便把仁字放空却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

分兢業常提著履霜堅氷之意

謝約齋曰須是仁字十分深重術則從中生出方妙倘於術字上著喜則仁字只是附和从之附和者去而術爲主矣

骨肉中亦有以仁術濟事者如大杖則走不告而娶之類但此事既濟心中有个自喜念頭難出至誠總是僞薄蓋天倫骨肉主於率性自然不得已而行權空心中當有萬分不敢不忍紆囘抑鬱之意若一念自喜是直以用術爲快意也施之途人且不可施於骨肉豈可言哉

人於境遇事物上不可有必得心無必得心則胸中自然安樂寬裕若有必得心則事先有許多希冀疑惑及事不如意不但憂憤難堪恐便枉了學術壞了心術去成就此事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彭躬菴曰須知是爲人已寡過不是老世法推開討便宜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

敷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彭躬菴曰推此一念令人疑一部廿一史有多少失實處

至誠未有不動是要事事誠念念誠人人誠纔謂之至誠纔能動物若只此一事一念一人上眞實篤至物不動時便疑至誠有行不得處不推枉物却枉了誠矣

凡言語舉動太盡情則易失實

謝約齋曰集中言語太盡情處亦多工夫須向裏一步則言語自有渾涵氣象矣

心不足者以學補之學不足者以心補之二者如環

無端自有相生之妙

人於習氣過失最重處一言一動便須立定成心等待他來有如病人防灸臨陣防箭亂世防賊一般

彭躬菴曰王文成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猫等鼠與此同妙

讀書聽言當自省者四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毫進入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捉不得不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丘而康曰四者不可闕一且令自省者有次第可循妙妙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鬆了一分

彭躬菴曰有以不諱過諱過有以極不諱爲諱惟無私乃能別白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僞舉步動念犯此

謝約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僞故工夫必以不媿屋漏爲根本

人性質偏處在擇友取益以濟之然濟了豈便中和亦只成就得我一端好處若不求相濟并一端好俱成不得

讜言聞過當如病人求醫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之

意不可知試官評文取其瑜者棄其瑕者而已
有惡無善者是禽獸無善無惡者是草木人生平無
大過惡便怡然自足不思爲善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此與草木何異
丘而康日不思爲善在草木則可在人即是大過
惡况草木亦各有天然之善以益於人
余生平交友做事皆要揀有益處然往往失人惧事
葢分别太過算計太精止知以有益爲有益而不知
以無益爲有益且立志要有益是先有急迫爲利之
意即此便已不裕以應事物乖衆招尤無惑也

石公曰每讀諸東牘可謂小心翼翼矣然冰叔生平反搆一二大難幾幾有殺身喪家之虞者此又何故而平常之人率意以行未嘗有慮禍防微之心反與人無怨尤終身夢寐俱安則又何也此中學問大須自反夫子曰愼言其餘則寡尤愼行其餘則寡悔然則冰叔不免有尤悔者必其繁於言而勇於行故也夫言行之間豈必無德者乃致尤悔即仁言聖行我微有自多於人之意而尤悔自來矣若冰叔之尤悔又自不同每與人有身家性命之仇怨從此不自覺聯吾恐將來尚有意外也大抵冰叔之人之文之行皆如水晶射日又如新劒出冶光芒刺人而鋒鍔淬手此其所以來尤怨若能痛自斂抑亦可不必小心翼翼而自安矣夫處權勢而來弋與處名行而來毀其道一也此老子所以尚退也○此石公評于丁亥諸手東也以其言切於藥石故附誌於此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

我亦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要眞實保身家人便巳近君子一路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

每見窮鄉愚人倡優下賤不由學習敎訓常有至性勃發超古絕今即本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只不如此便過不得可見天地生機觸處湧出正如石壓竹根竹筍橫生又如芝草靈泉原不擇地仔細體認

中有無限活潑生動之趣

知已二字是豪傑最傷心處然最能誤有血性無學問之人蓋認理不明則譽我者以爲申於知已毀我者以爲屈於不知已漸而順我者親逆我者疎甚而以諛詞爲德以直諫爲仇矣可不愼哉

余授徒水莊不勤爲敎條者三曰人之所不能曰事之所難行曰已之所未嘗爲者

眞好名者必不好勝眞好勝者必不惡人攻其短必不事事求勝於人

季子曰此特爲好名者又好勝又惡人攻短又事事求勝者言耳就其好而正之易爲力矣與之爲無涯達之入於無疵錄中向偏處說皆此意語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好名則尚顧名義在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尋常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謂門人曰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个

則天地之內止有兩个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个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淚一步話看又曰先儒謂弑逆之人只因見父毋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毋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者脚矣可不畏哉又曰每見世俗有疎同父異毋之兄弟而親同毋異父者可謂大惑同父異毋兄弟辟如以一樣菜種分種東西園中發生起來雖有東西

之隔豈得謂之兩樣菓同毋異父者則以兩樣菓種
共種一園發生起來雖是同處豈得謂之一樣菓
聽言悶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
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
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
鏡良藥矣
爲諸生講弟子入則孝書因謂吾輩讀書一世便讀
此節不完葢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每事能到極
處卽聖人不過此然使不依此做去便成了不孝不

弟行事放蕩言語虛花待人殘刻樂交邪友目不覩
詩書之人卽是一个活禽獸了嘗三省于斯言
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何等胸次常常念此
極器小人胸中自能生濶大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爲也是何等脚跟常常念此極苟且人胸
中自能生緊嚴

彭躬菴曰惟能不爲所以能不與

五倫於今惟兄弟最薄因是天性不明亦由後世兄
弟之禮不講拜揖坐立毫無尊卑其平日習見習行

皆以爲吾本等夷之人故弟可以與兄相詬誶相搏
擊相訐訟今宜正其禮平日相見弟南立北向奉揖
兄東立西向答之如元旦大壽等禮弟四拜兄立受
二拜答其二平日奉兄旣謹尊卑之分久定則雖有
睚眦兄縱可以凌弟弟不得以抗兄且使家人見吾
尊兄如此而弟婦亦不敢與嫂抗行矣孔子言君子
道四以事兄並于事君事父古人云君父兄之尊坐
于上臣子弟之卑拜于下可以知禮矣○按此惟同
父兄弟禮當如此諸從兄弟如常俗可也

今諸生自陳功過批論之示某曰夫立身有本治家有基不於本與基致力則加浮萍漂泊永無定止又交遊泛濫不求眞君子可依倚者一當患難貧困則生平之力皆虛用舉目茫然無一可緩急矣自反於實無悔而思吾言示某曰詞色閒忤父母有任性情故爲此不孝之大者有氣質偏駁欲改不能者然天下斷無不能改之氣質無事時深自悔責屈柔其氣調習其容臨事時凝心聚神以察其失頑性將發十分强忍忍之既久則成自然子試以吾言用工一月

不驗不足信也示某曰喫過須用倒倉法將病痛大頭腦上極力掀翻然後逐節整頓所謂大頭腦者是君子小人分別之關看得清楚斬然斷絕所謂君子小人之關者又只於舉念行事時細察此是正否邪否是光明否曖昧否是直遂否諂諛否是公平否險刻否則較然得其大節矣示某曰父母不在亦有可盡孝者記曰父母沒當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其大節也至於意中常思慕音容不忘其形祭祀必敬春秋省墓無闕兄

弟姊妹舅甥以情厚之此皆所以致孝於父母者示某曰欲爲善而不能發揚此必有故自後每遇善事便想我此事爲何做不出或是才短力弱便與師友商議此事當如何經畫便行得或是胸中懶惰及有私意牽制亦與師友商議我有一念做此事却又有一念不做師友畢竟爲我扶起好念判去歪念久之見得到便做得到矣不但可以進德亦可以造才也與人子弟交能使其祖父恍之定是良友爲人子弟能與祖父之友爲友定是佳子弟

善利已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種德

彭躬菴曰莫徒作老世事看

疑生妄妄生真真生信信生疑善疑者必有所以實之是故終身沈沒而不活

能識時務方許談天下事既寡尤悔乃敢論古之人

知人者必盡知其長短然後可以用人可以成人可以論人用人者取其所長則其短無害也成人者攻其所短則其長無弊也論人者長短不相掩或於長中見短或於短中見長

用人寧使其用有餘於體交友寧使其體有餘於用故用人者或貪詐可使交友者必忠信爲先

我爲客則以義讓主我爲主則以禮讓客此無爭之道也推之飲食器用無不當然

人稱有度量當别其義度者度也尺寸井然不亂量者量也升斗泯然無跡兼此兩者乃成大器

少年子弟聰俊者當教其脚踏實地敦樸者當引其心向空處或問何謂空處曰無非非作是事想不當境作當境想當懷古人遠憶名山大川之類是也蓋

敎樸者資性當滯於有每見現前守成規少高朗濶大之意故須引向空處發其大機蕩其志氣乃有入路釋氏所云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亦此意也

余壬寅癸卯出遊吳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須鍊得出門人情出遊須覓得還山面目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脩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不如不行害人

事

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遊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疾苦顛連者濟疾苦顛連者不如奉親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為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丘邦士曰以感言之則宜施之生人矣只為名目上覺得葬斂人是大功德醫養人者難於羅則功

不尊歸一人故人不爲耳此十種計較名心利心功心俱有在內故當以叔子之言爲針砭也

雞鳴不寐自念出遊以來未嘗有所求乞而沾沾懷于澤之情未嘗見一要人謁一名士而汲汲有務名之心名利之際可易言哉癸卯舟中書

已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也已所無者可以規人而不敢怒人也故恕者推己以及人不執己以量人

人每自言我能虛心我能容人者未之思也我之才地學問事事過人而能屈己以從之乃謂之虛否則

狂而已矣橫逆之來自反無一毫不是而不與之較
乃謂之容否則妄而已矣
公子荆苟合苟美苟完此平時語也諸葛武侯苟全
性命此亂時語也只一苟字有道無道受用不盡
殺人取貨弑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
中叔曰無我之極至於爲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
於爲盜賊而不足
門人任安世問曰先生諍人人每悅服必有其道可
得聞乎曰進言之道有三而當機之用不與焉一曰

立信一曰致誠一曰任恕吾平日所言所行必勉去好利好勝護黨護過之習然後論一事責一人人皆确然無疑我之意而後言可出也子夏曰信而後諫是也吾平日足取信於人矣及其將諫人也羣居獨處飲食寢興之閒視君友之過若痌瘝在身而必思去愛之若白圭惟恐有瑕所謂賁直聲立風節逞意氣之見纖毫不至於胸中而又左研右鑽若不得其從入之路如道家之鍊神朝元釋家之叅究話頭而後言可入也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能勿云者至足

於中而迫溢於外如春氣鬱盎而源泉怒發也吾信矣誠矣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敢以強人覩其力之可進推其心之可原使聞吾言者惕然生其慙懼而洒然自得而後言可行也故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又曰王道本乎人情又曰觀過知仁則皆所謂恕也三者既得然後求進言之方或先或後或隱或顯或直或婉要於當機而已此其說莫備於余所評孟子牽牛章及書老泉諫論後凡四者皆余所願學未能且以質之同志者

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夫人必無利心無名心無好勝心無私曲心無憸匿心而後謂之素心有一於此可易言哉今徒以無觧甲者當之淺矣

彭躬菴曰淵明求素心人未必盡如此特加此論素心自佳

予少稟戇直多效忠告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予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傳予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媿服汗下

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自不同

或問子於世間最敬何等人曰敬眞道學甚於敬忠臣孝子最惡何等人曰惡假道學甚於惡亂臣賊子

或曰忠孝非道學而何曰眞道學未有不忠孝者眞忠孝有不道學者嗜欲之私名利之習未除也或曰假道學何以甚於亂臣賊子曰亂臣賊子遺臭萬年人人知而惡之假道學則言清行濁竊取高名欺天罔人壞亂天下心術其使人憤恨當更甚耳

惲孫菴曰此論最有關於學術要在道學二字辨明則假道學自無所容其惑亂矣何謂道學堯舜以來轉相傳授之心法是也推其實則曰本諸身要其極則曰見天則舜之孝文王之忠則即忠孝

理天聰然舜大以見天則聖有以忠孝聖也若夫
無私欲忘名利則亦循之忠孝豈可遂許之見天
則不見天則而無私欲忘名利賢知之見仁知者
也不見天則而忠孝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也皆
不足語於道學若夫假道學則沒身名利私欲中
正道學之一蠹賊因世無眞道學故爲所欺耳
余嘗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二語謂
足蔽四書五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中好話頭或謂欲
約言之只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人亦有各路畢竟
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爲上須知上六字是勸
世中爲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祝之於天下六
字是勸世中獨善君子有無限丁寧之意故祝之於

人。
與丘而康論文簡勁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
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
去其七弊可渡厚不可晦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
博不可迂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
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旨可原本先
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
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家政當寬平整飾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人布與我竊言左右親暱之事者不但不可漏言即須督責訓誨亦當特加曲折以泯其進言之跡不使受責者意而知爲何人蓋可意而知必相怨恨報復負忠告之厚心而忠臣直友亦相觀爲戒而緘口矣至於或稱公議以折之或援有德望素所信服者之言以臨之又當別論

聽言者不肯從人固爲自是進言者每事責人從已自是不尤甚乎且其弊將使人遠正直之士杜忠諫之門蓋可從可違雖非甚虛心之人亦願姑聽而擇

焉若從之則喜違之則怒人將惟恐有進言於其側者懼言而不從必取尤怨不如早遠其人豫杜其口使不及言而已矣欲效忠告者不可不知也

舜愛韓退之紀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徵我敬只因徵人敬一念自招得來賢聖三字要人敬處反生出不敬矣凡人立身但自盡其可敬之本至人所以待我無肅心焉若有要人敬我一念以名勝爲根必生出機術爲枝葉在已既傷心體而聰明血

性人稍一窺見便掉臂思去矣

雜說卷日常存此念可爲大賢可爲大臣○名勝正是愚短權術正是馮獲妙於疏白

人於習氣偏僻處若少時不加學問到老越無把柄閒時不加學問到患難疾病越無把柄貧賤時不加學問到得志越無把柄生時不加學問到臨死越無把柄平時受病一分要緊處便長出十分矣師友講求之益不可一日忘也

正人中有以技術詼諧爲經世之事者機圓力敏最足輔正義所不及然必須不失靜重之氣方令人不生輕薄於以感人嘗亦有更淺處

謂門人曰只一誠字一謙字自處處人終身受用不盡然此二字最爲老生常談須閱歷之久身經跕趺。方覺是處身涉世祕訣如獲異聞也。

凡大器大用之人未有不深沉靜重者卽或英風豪氣一往不可遏決不犯輕浮淺露四字

謂門人曰最忌於衆中稱說已長及述他人如何贊譽於已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卽稱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予蓋折肱而未已者言之有深悔也

授徒新城作館敎條件其引曰古師弟子大義僕旣
與諸生詳言之矣諸生宜鼓礪拔起以自遠於世俗
僕不自揣量竊謂南面而爲人師固非徒敎以進取
之器又非徒以文章名當世而已將使立身經世之
道皆於此舉之諸生其自束身以聽吾約不聽約者
小則譴呵大則鞭扑不敢違己徇俗取悅子弟負賢
父兄擇師至意爲名敎罪人也其一曰立志古今天
地內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爲人下溫飽安逸畢世
而已上者忠孝信義爲俊傑奇偉之人次亦謹言慎

行不失鄉里長者至於文章首當明理鍊識爲有用之學徐攻格調爭衡古人也其二曰肅規規凡六其三曰勤課每日課分四時夜記於冊每朔望黎明盥櫛行禮總巡半月課誦講說古今嘉言善行察治在館在家行事得失其四曰廣益諸生毋蓄疑而不問於師毋恥不能不問同輩勤學虛心自然事事有得即僕謬長一日自知闕失多端其過言過行及講論差謬處諸生見及有能直指其非者僕謹虛己聽受敬而愛之親於子弟矣

讀古人書好附和好翻駁皆病也能以敬畏古人之心而披其疵則幾矣

評甘健齋與彭躬菴書曰霸功救世世間自有此種人蓋志欲救世而學問力量不及大聖賢則應變濟艱自不得不參以智數刑名若又步趨王道則其事不可成非王道不可成事而此學問力量未及聖賢之王道不可成事也故有知其如是能爲而爲之者大聖賢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雜用旁道以爲之者眞豪傑也知其必如是而後爲不如是而不爲者學

聖賢而能自守者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反仁背義
必爲之後已者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也譬如買物
理須紋銀聖賢則純用紋銀者豪傑紋銀不足以呈
色參之學聖賢者紋銀不足又不肯用呈色則寧棄
物不買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則有紋銀亦必寫爲
呈色無呈色并用假銀矣然此又須辨所買何物若
爲父母醫藥則紋銀不足參以呈色未爲不可若以
市酒肉綺羅是不可以已乎愚嘗謂術非聖人得已
專意利人不得已而用謂之聖賢專意利己可不必

用而用謂之姧雄上等人世所間出中二等惟人自處下等則必不可耳持世垂教有躬菴之說不妨更有健齋之辨古人所謂互相食者益如此又曰功利傷敎害義者當闢功利有益於名義者不當闢如秦楚當闢齊晉不當闢此孔子所以予桓文仁管仲也近有學者尊說程朱而鄙夷乎蕭曹以爲附耳躡足之流不足道夫平誠可鄙夷不可及也卽如蕭曹一輩雖聖賢之學全未之聞然擇主而事救民水火其功利足以濟一世之人命而亦未嘗壞後世之人心

此吾所汲汲求之而不可得者而顧可濟哉

乙巳三月初九日黎明醒而復寐夢有言能以禮讓爲國題者一人曰讓亦極難余應曰但思巳之才智不可恃人之才智勝於我則自然讓矣

中庸曰去讒遠色論語曰遠佞人讒佞同類一曰去一曰遠何也葢讒主於害人佞主於悅人佞人在側稱功頌德歎美足喜其可好同於女色故曰遠也然則吾知其爲佞矣又無害人之罪雖不遠何傷夫佞人之言多似是而非道欲文過最足自便吾即眞知

其佞而厭之常在左右必有不覺入其彀者辟如好色傷生人所本明使日近美色雖自警以生疾大故終不能持故佞人必遠而後可然讒人不佞必不能讒而佞人苟欲媚人雖害人不顧是佞者讒之源所由工讒者佞之流所必至也嘗論益者三友諒之益重於多聞直重於諒人當頭能友直則諒與多聞如破竹之易損友中善柔之損輕於便佞便辟輕於善柔有志之士孰肯立心友便佞者只媚於威儀容止之人雖少誠實亦自可好友之亦無害不知此處不

謹愈趨愈下必漸而友善柔又漸友便佞矣故聖人敎人益友先其最重者損友先其最輕者友益先勉其所難友損先防其所易此去讒必於遠佞與或曰易稱包荒書言容德下至曹參王導亦以容忍優容成功名於時何也曰佞人之才亦有可用或任一事或處散僚豈能盡絕但必不可令在左右阻正直之路而開嬖倖之門也久歷世故身經跌蹉愈覺聖賢言語親切有用特一拈出與同志共勉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正直有福人亦

愼無爲讒佞以自絕於君子哉

謂任安世曰義氣二字須分得等級明白如聶政受嚴遂之知身爲之死而不洩亦算得義士然殺身爲人報私怨以覩荆軻則非義矣荆軻逞匹夫之勇卒以殺太子而亡燕覩張子房博浪之椎則非義矣子房縱敗不過殺身耳然子房以王佐之才不思求眞主救生民冒死以逞其一擊覩子房他日輔沛公滅秦彝項則猶非義矣

余性不信人道人惡事又多爲人隱藏過失然彼人

估算得定。拏捉得住。便會落其局中。此間不可不自尋出路。朋友愛我者箴我姑息。謂當進以剛斷造爲忍人。此語似偏而實確。彭躬菴曰。子每云處大事便不如此。此夫小事不謹。必至因循流漸而誤大事。誠至言也。

彭躬菴曰。姑息絕似厚道。其實相遠。厚道是明明曉得。只不說破絕不爲人估算拏捉

門人任安世曰。成天下之大功者。盲天下之大福。首天下之大福者。必其器量足以受之。今觀先生文字議論得意處。輒喜不自勝。恐非受大福之器。叔子稟

然良久曰此宿疾也久不親嚴師畏友又復妄發矣

○予近以左傳授門人任安世賴韋吳正名日夕講論三子多所啟發規益而任生尤敢言偶錄其切者如此乙巳七月初十日新城記

學有眞僞從來不免嘗嘆昔之僞者將他人平生得力處說向自己可謂顏厚不慙今之僞者將自己骨髓受病處痛罵他人可謂良心盡喪夫旣知此爲骨髓之病而不肯醫矣又視爲他人之病不認已病又痛罵他人之病以自表共無病又懇懇然覥貌切脉

制方和藥以醫他人之病嗚呼此人雖有雷公岐伯復生亦且奈之何哉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鄙吝卽不敢施慷慨抑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

季弟曰不敢施慷慨一語令人心痛我欲淚下三升矣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盡處

彭躬菴曰此語却令人心驚○似鄙管鮑一案其實多自與亦是均平

新城縣有劉楞子居京師中同鄉人見其資用豐饒

問汝有何術輒能拐人答曰一味誠實予聞而擊節曰此語入神昔陽明先生問浰頭賊首謝志柵曰汝何以能聚衆曰吾遇一好漢必不放過極奉其所欲而結之先生顧謂門人曰吾輩於朋友如此何事不可爲使先生聞劉拐子語更不知如何傾倒矣人能參透一部西遊記便知他此語著落處

伯兄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凡兄弟叔姪甥舅之屬年及十歲便當別其臥處蓋童稚無知偶則易爭狎則不敬此中有多少保全處

宋人逐猘狗而華氏出奔何文淵訑鄭陳都御史至
而自縊讀書至此未有不啞然失笑者陳廣州刺史
歐陽紇反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
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
義何憂懼乎紇平陳武帝徵爲侍郎鄙諺曰爲人不
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眞格言也
蘇子由曰天子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
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所謂智而
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然此亦匹夫之愚

者耳石崇被收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齊神武見天下將亂散家財以結客而呂頴一婦人知呂氏禍作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近有巨宦聞寇偪裝金銀數十百擔置庭中夫役皆逃獨與其妻列炬照諸箱篋痛哭守之兩目盡腫及天明而寇至就执凌遲以死矣記曰積而能散此葢智於守財者也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可制敵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愼無

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丘邦士曰得意在使無使處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彭中叔曰處賢者當如是賢者自處不當如是若出於愛惜裁成卽吹毛求疵亦不妨自不同於嫉忌翹過者

謂門人曰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

是世間不可少之文余覽古今文集若一連三四篇中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是真正切要好語却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相涉即不必言清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者鄙笑矣

林確齋曰令人汗下凡文人著書者不可不置一通卷首細細討論痛自反求方免得厭笑二字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誤我

性命死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自已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却決無怨薄自已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已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却決無感激自已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惲遜菴曰筆辟至此此亦不可言矣若一體意看到頹髓處方知此辟亦只尋常

季弟曰只是兄弟朋友先已到至處後來再加減不得耳如登泰山已到絕頂任你會行只在山前山後安得增一更高去處來增不得便減不得死而不怨猶可言也生亦不感不可言矣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即令行已有眞不是處待我有眞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葢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謝約齋曰預先一著尤在時時互相提醒事事互相匡救不令有瑕隙至纔是愛護保全之道若不幸而至螫指解腕未必便是初昧知人或者中路悠忽放過以至於此則自己亦當認罪一半交道

中念及此傷心之事敢不各自畏慎務齋苦心神
明共鑒吾輩其銘刻之

評涂空振高歡論曰天下大節奇功決非尋行數墨人所能辦然奇士舉動議論不獨驚心駭目實有一種大言罵氣輕浮險躁之徒自負奇士觸手輒敗所以每爲老成所棄而真奇士之苑結憤鬱不得發舒勢必如石壓竹橫風起波立矣故好假奇士者其弊每至禍身而能收真奇士者不特可爲國家效用亦可爲天下造福也

彭躬菴曰別白真假不必言矣然亦有奇而偏者如張元吳昊之類全要收拾吾每讀陳同父中興

遺集鏡未嘗不撫心浩嘆於龍伯可宋南宮諸人也

季弟曰為天下造福一語大而精收拾奇士消弭禍亂不獨君相有權位者之責匹夫有志在在可為吾兄題水滸云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真微言偉論人何可無此一副心胸在

往授徒水莊易堂諸子嘗相過從余謂諸生曰此磨鏡匠也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鏡子諸生各來取照然積久塵昏鏡于自體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余謂當以學業粗成為人經師為四不幸何也門人從學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於是言莫予違漸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

之勢他人亦以其旣爲人師奉以虛體每事多說向好處久之先生自以爲是不思聞過亦無有以過告之者余念家食日艱三十授徒積今十餘年使不得勝己之友時相規益不知塵昏何等矣近諸生有轉相教授者爲道往事如此

謂門人曰人無智術不可濟世全身然最易墮入邪僻反以殺身毒世者故有智術人不但不可用於不正凡小處閒處俱不可用蓋每事算計逞聰明求勝者卽此便犯天人之忌且物數用則易敝今如千將

莫邪閒時用以殺狗割雞必至鋒鋭消滅他日屠龍刺虎反不堪用予嘗謂智術二字必須無媿忠厚光明四字然難言矣

與諸生論讒諂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汚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順已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已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

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猶極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貧與貴賢一般可挾阿柴折箭之喻最爲明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各擅一倫却天子

至尊尚褒以父母之名朋友亦義必進以兄弟之號可見五倫中又是父母兄弟最妙人乃薄其親而仇其兄弟何邪

家伯子客燕都時有按察使要之入幕堅不肯往謂所知曰刑名之事吾未素學此人命所繫豈可以驟習倖中而苟富其利乎又嘗語禧曰吾見士君子好用聰明如醫藥地理之類技非專家偶一涉獵便謂得其要領精出庸衆輒持此試人養身者吾未知其可也此等可謂極有本心之論

謂門人曰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辨事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斷不罷手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為是加之學問尤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即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

人所以娼疾者不過惡人出己上欲天下功名皆歸己身耳昔有以不能文章病韓魏公者公曰琦爲相歐陽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余嘗笑謂永叔一生苦心勞力做成如許文章却只如替魏公作了也休容之極竟與娼疾同功人亦何樂乎不休容何苦而娼疾哉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

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訴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已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乎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謂子弟曰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

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又曰人好諛惡直者明責之則以爲面辱隱諷之則以爲譏刺不中實則以妄言激怒中實則以切骨啣恨先事而言不曰迂濶則曰預以小人度巳事後而言不曰無益則曰倖敗以恥我實見諫者有許多無

道理處只是終身不容人開口而已可謂有言逆心必求諸非道者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即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即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

世上有一種行濁言清之人有一種言清行濁之人行濁言清者行愈濁言愈清以文其惡是立意自欺

此人之小人也託清行獨者初然高與言之不揣及其行事背馳不顧此則號爲君子者亦不免矣然不均謂之假道學不可得也

謂門人丑之遠曰處一事一物之智有君子與小人毫無異同細論其心亦是一樣處然學者必須見得大源流君子之智畢竟從大體明通中出來小人之智畢竟從大體狡詐中出來故小人之智令他再推擴一步便與此事若黑白之不類矣嘗謂後人看得聖賢行事事事與常人不同是奉承聖賢太過自用

意見失却聖賢本色若看得聖賢此事便與常人此事一樣又是自家心粗學問無得昧却聖賢本領兩者之間須索細心理會也

巳酉九月初四夜夢與伯兄論文達旦醒而錄其記憶者乎云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嘗聽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深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伯兄云古人一字不輕下一語有幾層曲折四面玲瓏又夢語賴韋世傑云人道我近日文十有八

好然不敢自信試看所言那件眞能行得人生學問
何日是住脚時
與甘健齋言今之學者必闢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眞
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
非今日急務也又必賤伯以尊王其實世有眞伯尚
可輔王欲救生民者但當自審虛實之分賤伯非今
日當務也況此等道理前人言之折毛剝髓毋用更
增多許口舌筆墨耳
天下之至潔者莫如火火能浣釋萬物之穢而不受

其污關尹子曰火神無我益以神用者則形不累無我則物不得加也

人於文字上虛心求益只算得聰明於行已上受善改過方謂虛心或謂二者俱是要好心何以分別曰要求文字好者多要求行已好者少矣責善於文辞如人好酒只飲惡酒我却以美酒換去雖奪其舊物而飲之倍甘於他好酒本意實不相悖故從之也易責善於行辟如人好酒我却陳說酒害禁他不許復飲雖養德保身其利百倍於換美酒之功却與他好

酒本意大相拂逆故從之也難或曰今人於文字亦惡人譏彈不肯一字受善何也曰此所謂寶蛆九而棄蘇合只是癡到極處耳

古人云及時為善又云及時行樂不為善則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樂則勞苦寂莫無有生之趣兩及時俱少不得韓子曰胥靡有免死罪時活惟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余每聞人死輒用自寬也

或問婦人女子一言之忿不難引繩吞藥及遇暴客心知身辱名喪反貪生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曰死人

所同畏不畏欤者全恃氣耳忿之所激氣因而強氣強則輕生威之所逼氣因而怯氣怯則畏欤故凡恃才者用多則才竭恃氣者歷久則氣衰卽血性用事者亦有久而衰竭馴至變其初心之時故必明理精義以學問補之師友夾持之然後可以積而日生用而不窮久而不敝也

人有公而不恕恕而不公者皆不可以言平平則無不公恕公且恕則平矣余生平最喜平字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行字最要體會

諸子世傑世儆請曰今欲處身處世無怨惡而有濟於務其道何由曰曰誠曰謙曰恕曰寬曰敏曰信曰惠曰公誠則安謙則榮恕則通寬則得衆敏則有功信則人任焉惠則足以使人公則說吾與人應事夾一分詐僞便有許多杌梍破綻處誠則內外坦然面無作色故曰誠則安自謙則人不忍毀之故曰謙則榮責人無已只覺步步窒碍許多行不去處故曰恕則通世傑曰恕惠公矣又須寬何也曰寬者器宇弘裕規模遠大其量無所不容故不曰得人曰得衆智

愚賢不肖皆在其橐載中衆莫衆于此也世儆口寬矣公矣恕矣又須惠何也曰小人以享其利爲有德故邑有力役趨天子之詔不若其趨富民之傭也陳臥子先生曰雖有堯舜無所與于人天下之心必不歸雖有桀紂無所取于人天下之心必不叛此惠之不可已也公曰說何也公者人心所同然惠者人情所獨感故惠于甲不能使乙惠于乙不能使甲公則在甲而乙說在乙而甲說矣人不信則雖有盟約我卒踐之人以爲意外之獲信者有是言必有是事以

此始必以此終平日見諒于天下故功雖未成事雖始定天下仰望倚仗之如衣裘之必可禦寒米粟之必可充飢若以應世則八者中謙信惠尤爲樞要漢以下得失可見矣

人生說謊最難須如功臣家免死牌一世不浪用去方得

人有長自矜便是一短有短不諱便是一長若不諱短而又能用人之長則爲通才矜巳長而又妒人之長則爲絕物矣

人有一病根定發無數枝葉如病在鄙吝便有許多鄙吝事論人者須將他許多鄙吝事只算一件病不然便覺其人隨事是病則有好處亦抹煞矣且人有一大長便是勝生平之短者至于用人則亦有大惡不掩小善之時但險毒嫉妬之人縱不得已而用只宜一時一事倘任之重用之久則利一而害百矣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分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

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文過者掩失匿非此粗跡耳文過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表暴悔艾以文之者又嘗見有人做一不好事旋做一好事亦有兩種其一實心自悔勉做好事以贖前愆者謂之補過其一畏人議己勉做好事以飾前非者謂之文過跡雖同而君子小人之判天壤矣學者百病可醫只作偽護過二端乃是終身不起之症或問掩過與護過同乎曰不同掩過者辟如盜物

不承尚有懼王法畏公議意在良心未泯也護過者如慈母之護驕子唯恐人之傷之辟如盜物本是偷竊無恥却說出許多道理來旣似不算偷竊又似該得偷竊不惟無罪且當有功將此過加上十層鐵步障矣此眞壞一己之心術而亂天下之學術者也

與諸生論學古人將文字須防我受病處因舉荀卿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語或謂好仁義忠信豈有病乎曰好仁易失之懦好義易失之忍好禮易失之僞好智易失之詐此大學所以先致知六蔽所以貴好學

也曰吾見好學亦有蔽者奈何曰古人言學必兼問問亦學也能問則虛心受善徙義而無蔽矣故師友之功與君親並重

有理之規諫雖常人可受無理之橫逆非君子不能容然世之君子往往能受無理之橫逆而不能容有理之規諫其何故也蓋君子自是而好名無理橫逆其非在人其是在我我能容之則我之是愈彰而名益高矣有理規諫其非在我其是在人我若受之則我之非益確而名有損矣不知有過受諫便增一美

疎而不受反增一惡欲護名而名愈敗也陸宣公曰仲虺之誥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吉甫之頌仲山不贊其無闕而贊其補闕知言哉

朱文公云張敬夫常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余因省向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謹嚴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按此語最玅於禧尤切中但忙整不關行草有運筆如飛而實安靜從容

者

古人云適意爲眞樂是最達生自得語也然亦須看所樂何事不得漫隨性之所好如照烈好結毦嵇康好鍛阮孚好蠟屐可矣李匡遠好聞鞭撻之聲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亦可乎譬如嗜食人各有性文王菖歜曾皙羊棗可矣若好食土炭食爪甲已怪甚而食瘡痂可乎犬豕食糞穢又豈不自以爲甘故曰術不可不慎學者隨性之所近又須慎術方得劉向曰盜跖凶貪名並日月而君子不願夫名者人所同

好豈惡名亦可好耶桓温遺臭之言只是要做皇帝心急故將此語作背水陣自已斷了後路刻却良心是以弑甘心禪讓之恭帝敢爲千古篡賊所不爲如人言好色不怕死亦只好色甚耳豈真不怕死哉除却死好色再無別患除却遺臭獄遊再無別患此吾深有取于地獄輪廻之說也或謂調達入地獄自謂三禪天之樂無以過又云如來入地獄則我出地獄若逢此等人奈何曰想調達住地獄時未經刀剉石磨火燒油煎諸苦耳若經諸苦而尚以爲樂世有此

等惡人便須讓他出一頭地矣

天下事理自然而已故無言者本也而以明理立教記事道情有勃然鬱于中不得不發于言者故文非不得已則不必作知此而文之可作者日鮮矣天下事理易簡而已故辭寡者本也而情與理有必待反覆曲折而始明者故應作之文非不得已不可長知此則文之長者日鮮矣吾嘗私志于是然文筆日多議論日繁信乎立言之難也

唐邢若曰直探立言之本可消焚書之厄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葢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詑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節性之道有三一曰自反有過一曰設身處地一曰勉受直言

謂門人李萱孫丹咸齋先生之子吾易堂八人三人即世五人皆迫老病或爲旦暮未可知也今欲統繫後輩敦

通家之誼接續前輩交道者實有望于汝東莞九姓之裔千數世如宗族家人吾易堂豈可再世如路人乎憶汝尊嘗語人曰叔子于易堂譬猶桶之有箍予嘗深思其言以自勉勵箍必須寛大于桶又須喫得觔如今箍桶千撻百敲皆在箍上朋友雖擇人而友然人未有無過者未有生平于我無一二事不是者若一一討較則釁隙立開吾友旣屬君子其小過可原大過可責而必不可薄不可屑屑較量報施也又曰吾老矣有三不了事一願天下有枝撐世界之人

一願後輩有枝撐易堂子弟第一願吾家有枝撐𨻶門子弟然汝輩苟能以枝撐世界爲事則下二節已一齊了當矣

謂子弟曰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人生世上第一要做一好人次便要做一有用人然好人無用一人只算得一个人有用則一人可抵百千萬人矣或問如何有用人曰次要乎曰好人有用最是難得不敢輕望先且辦一好人求無害于世可

矣。

君子知命。不但安命而已。便有許多補救處。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庚申四月臥病。爾昌感而書此。

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常用而不用。